

Oozies in Myanmar

时空深处的缅甸驯象人

在绿色海洋般的缅甸山林中，我找到了一些祖辈靠驯象为生的原住民。缅甸拥有仅次于印度的庞大野生象群，人与大象的故事已经在这片土地上上演了成百上千年。

编辑 / 陆毅 文 / Kayleigh Long 图 / Ruben Salgado Escudero 翻译 / 胡逸



清晨，一个驯象人在寻找他的大象。整个晚上，这些大象都在森林中自由游荡。

“想要成为一个好的驯象人，必须具备三个关键特征，”吴茂艾解释道，“他必须勇敢、善于骑马和懂得照料大象……而且他必须满 18 岁。”但吴茂艾还说，其实并不需要年龄方面的证明来表明他符合官方的行业劳动标准。现年 53 岁的吴茂艾之前在做驯象人时，每天在山中上上下下，驾驭着他的伐木象，砍伐着茂密的灌木和树林。据他所说，他在 18 岁的时候成为了一名驯象人。他现在已经是一个伐木村里的驯象人团队的首领，负责着 40 个驯象人和他们的大象，村子位于缅甸中部的

勃固山脉中。

每天，村里的驯象人在黎明醒来，赤脚或穿拖鞋进入森林。因为每天的工作结束后，大象都会被放开，用一整晚的时间去觅食。因此，对于驯象人来说，每一天的第一件任务就是找到他的大象。大象们往往不会走得太远，驯象人通过这些巨大生物在灌木丛留下的足迹以及粪便和大象最喜欢的植物来寻找它们，系在大象脖子上的木铃也可以帮助驯象人在密林中识别他和大象之间的距离。但是如果他找不到大象，他就得待在森林里直到找到为止。

吴茂艾认为，正是这件艰苦的工作培养了驯象人的勇气，因为一个驯象人必须随时做好在丛林中过夜的准备，“独自一人，而且经常没有食物。”

21 岁的哥古说，当他刚刚成为驯象人两个星期的时候，找不到自己的大象了，于是独自在森林找了 5 个晚上，手持弯刀在丛林中砍出一条道路，背着弹弓和自己的衣服。由于害怕栖息在地面上的毒蛇，他不得不爬到树冠粗壮的枝干上，尽可能地小睡一会儿。“我当时很害怕，”他说，“5 天里我几乎没有吃任何东西。”幸运的是，

哥古终于找到了他的大象。如果没找到，他可能会被监禁。

缅甸被公认为是野生大象数量第二多的国家，仅次于印度。有 5000 头大象受雇于国有伐木企业，并且自由流动。当这些大象开始劳动时，它们的背上会被打上国有的烙印，驯象人需要对它们的健康负责。如果大象生病，驯象人必须确保让政府兽医获悉，政府官员会记录下其疾病的细节和任何缓解其疾病的尝试，包括它身上的几乎每个伤口和划痕。大象由于驯象人怠慢而死亡的情况几乎闻所未闻。

缅甸自由流动的象群数量巨大，边界管理又相对松散，再加上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对动物制品的需求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偷猎者盯上了大象。吴茂艾说，虽然没有偷猎者在他的营地杀害大象，但他见过其他地方发生这样的事件。“这太可怕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为了得到象牙竟然可以这样做。”当国有大象的尸体在森林被发现后，当局进行了调查，他说：“他们在大象的身体上打了一个洞，取样做尸检，然后把大象从内到外烧掉，这样偷猎者不能回来再把象皮剥下出售。”尽管大

象是漫游在森林里被杀的，而驯象人们睡在几英里之外，但这头大象的驯象人却将面临刑罚。

当驯象人找到他的大象后，就会带它回到村里，套上挽具，走向指定的伐木地点，开始一天的工作。巨大的柚树原木被电锯砍倒在地上，需要被收集起来。大象用力地把它们拖上陡峭的山坡，有时甚至一次只能前进一米，他们来回摇摆，膝盖弯曲，有时会在重负下紧张地发出像史前动物那样的呻吟声，在森林中回荡。驯象人则坐在大象的脖子上，用鞋跟踢它们两



(上图)营地中的大象都被打上了明显的标记与标号。(下图)一个驯象人的女儿正在家里的墙板上画画。驯象人的生活并不比其他缅甸人富裕，常常家徒四壁。



(上图)当地驯象人的首领 Sin Gaung 和他的大象。(下图)一只正在拖拽沉重柚木的大象,它的眼睛中散发出近乎绝望的神情。



耳后面的部位，驱使大象前进。他们也会通过呼喊发出指示，大象一般能够遵循。但如果大象偷懒，驯象人会挥舞他的弯刀作为威胁。有时他们还会用弹弓射出卵石，提醒大象继续前进。他们一天的工作通常是3小时，驯象人会带着大象在中午过后最热的时候回到村子。大多数情况下，一只大象会在一天中清理5到10根巨大的原木。

缅甸国内少数几个超级富豪持有在国有土地上的伐木特许权。在过去的两年中，政府已经要求减少砍伐量，从而遏制木材批量出口。因此，目前的经营规模是否可持续，至少现在看来还不确定。在缅甸这个“柚木之国”的山间穿行，森林砍伐的规模可以从公路两旁的景观看得清

清楚楚。大量不受制约的伐木活动已在土地上留下了痕迹，比如用以促进森林再生的刀耕火种的方法。依照热带地区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砍伐后的森林会被烧荒并耕种，几年后再退耕还林。虽然这可能会促使新的柚木生长，但也意味着大规模的生态毁灭和动物栖息地的丧失。

吴茂艾说：“我以前经常看到有斑点的‘大猫’（可能是豹子），但已经有大约5年没再看到过了。”当我提出想看一下柚木时，哥古足足花了一分钟来寻找：“你看到那儿了吗？”他指着远处50米处的一处空地，说：“那儿曾经有一棵。”

虽然驯象人每天辛勤劳动，但他们并不能因此而致富。通常他们每月的工资大约有120美元——这真不算多，因为那往

往是一个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村庄里没有其他更多的产业。当被问及是否认为人与这些巨大动物之间的独特合作关系能够继续延续下去时，吴茂艾耸了耸肩说：“我想，这取决于政府决定如何管理。”按照规定，一只幼象一旦过了6个月，就会被释放到野生环境中去，它们通常在5岁左右开始接受人类的训练。

吴茂艾也实事求是地说，训练大象的过程涉及“剥夺”和“奖励”，这意味着，大象通常会被赶入一个坑或木制的笼子，两三天不喂食，渐渐地令它们精疲力竭，认为人类是把它们从这痛苦中释放的守门人。驯象人都知道，他们从事了一项令人感觉很残忍的工作，但这恰是他们祖祖辈辈的生活来源。■



黄昏时打水回家的村民。大象营地周边的村庄几乎没有任何公共设施。（左页图）一只大象在补充食物，以应对上午近3个小时的艰苦劳作。